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四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  
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譴至元  
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

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  
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  
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  
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  
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  
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  
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  
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

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  
朝時朝廷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  
叅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為言樞密副使安巴問於  
珪珪曰見上當自言之召對珪曰從使行院可罷亦非  
瑄所宜言遂得不罷命為樞密副使太傅伊嚕勒謏延  
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  
是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  
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

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濟遜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

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  
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  
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  
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  
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  
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洵洵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  
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  
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

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  
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  
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賜濟遜衣二十襲金帶一  
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  
卿所欲以悅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實  
勒們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  
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因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

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耀珠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戶布色叅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特們德爾非其人布色無功不得為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實勒們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



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憚遣叅議中書  
省事和卓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  
廬墓寢苦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  
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  
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珠問珪曰宰  
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  
冬起珪為集賢大學士先是特們德爾既復為丞相以  
私怨殺平章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

已延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玉帶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特克實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伏誅特們德爾之子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獨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

發冢傷尸者亦死索諾木從弒逆親斫丞相拜珠臂乃  
欲活之耶遜伏誅盜竊仁廟神主時叅知政事瑪喇勒  
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叅政遷左丞姑曰  
敘進而太常奏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  
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  
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  
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  
都奏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

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  
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  
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  
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  
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  
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實勒  
們及屢幸伊埒薩巴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  
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

們等思義相許表裏為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  
元凶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  
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  
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  
中外寒心由羣是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為義  
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卜碑  
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索諾木親與  
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不足塞責

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  
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  
爾之姦惡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遠  
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明  
綱常別上下也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  
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特克實之徒既伏其辜  
諸王暗達布哈博囉伊魯特穆爾奇爾布哈烏魯斯布  
哈亦己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

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  
強盜刦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  
天地不容宜誅暗達布哈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威非臣下所得盜  
用也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  
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讐忿  
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

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  
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  
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死者含  
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  
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  
武備卿濟蘭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  
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  
噶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



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宜以濟蘭布吟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

與鄂拓克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  
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布鼎之徒項以增價中寶  
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  
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  
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  
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  
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  
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

國用錢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之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

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  
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  
勅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  
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  
濟等枉遭特們德爾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間者嗟悼  
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  
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罹斷沒無  
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

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  
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額森特穆爾之徒遇  
朱太醫妻過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  
扈從上都為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  
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  
司鞠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  
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  
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

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  
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  
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蚤戶  
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  
水為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  
事塔齊爾等又獻利於實勒們朮設提舉司監採廉訪  
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溫都爾冒  
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

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為昭雪特克實弒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顏呼喇勒院使托果斯皆以無罪死未褒贈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圖沁布哈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為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

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  
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  
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  
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  
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  
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  
矣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  
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



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鄂爾多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共日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菴嘉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

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  
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  
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己有布施等鈔  
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  
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  
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  
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  
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

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庫特齊牧養馬駝歲有常

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  
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蠶起其僕  
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馳大德中始責州  
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樅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  
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  
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  
御著為令兵戎之興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  
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贊布

凌盜始者刦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  
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  
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  
明勅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  
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  
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  
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  
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

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  
窘窳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  
嘉勒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  
有司魚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  
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  
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  
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  
徵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

勤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  
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特們德爾為相  
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  
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  
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  
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  
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  
絕俗為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徃徃畜妻子無異常人

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斲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



勸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臣等所言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

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  
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  
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二年夏得  
旨暫歸故里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  
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  
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  
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誠病

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未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厯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侷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

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  
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  
省辟為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  
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揚吉達一見竒之薦  
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  
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  
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  
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

子師傳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武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

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  
成敗及君君臣臣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  
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  
文物典章號為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  
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  
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南達謀繼大統成后為  
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喇哈斯達爾

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  
訓也令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  
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  
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  
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  
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  
哈喇哈斯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  
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脈衆

以為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  
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  
之人皆不能決惟庫春拜特穆爾勸其行或曰皇后深  
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  
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  
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哈之至然後  
圖之未晚也阿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  
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



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鬪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機不斲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名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

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與曳牛掣其人天且剝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喇哈斯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

叅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  
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  
為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  
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  
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  
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  
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為皇  
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

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  
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  
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  
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陞山遣使召之三  
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  
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  
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

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以懲何以為治僧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

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初  
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  
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  
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  
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  
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  
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  
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

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  
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  
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  
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  
與終始自今其勿復之言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  
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勅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  
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  
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

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



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  
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  
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  
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七  
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  
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  
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間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  
宗崩英宗初立太師特們德爾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

附已讒搆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特們德爾子已濟濟蘇侍帝側帝顧左右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

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  
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宇量  
閎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  
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  
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為文有奇氣其論必  
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豪家無幾存皇慶延祐  
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為特們德爾所為一令之善  
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為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于平章博果密大竒之辟為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博果密親至其家問疾曰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

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  
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以刑猶  
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曰毋  
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  
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  
為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  
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  
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僧格用事

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  
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  
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  
時相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  
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  
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  
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  
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

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偽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  
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為右司都事  
在堂邑時其縣達嚕嚕齊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  
為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  
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  
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為擢陝西行  
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  
叅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為鼇山即上

疏于左丞相拜珠拜珠袖其疏入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大喜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為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



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歷  
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  
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  
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  
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  
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  
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  
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

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飢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闕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  
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  
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  
也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  
為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王伊囉勒諾  
延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選充中書

省掾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湘有警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廕補官繼母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叅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

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爾斯  
蘭哈雅偕行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  
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  
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  
徵之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己而父卒既  
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其與執政有隙省議  
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適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  
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

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  
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  
決其事及其蚤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武宗  
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  
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  
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  
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  
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多因飢為盜有司捕治論

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飢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人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以陷之比三首劫場官之貪污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

臣事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為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肯建婺州雙溪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詣路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為奸利訟以故繁



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  
薦臨川吳澄金陵楊剛中為考試官得人為多其年冬  
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廷  
祐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月召為侍御史十月  
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托歡達爾罕奏留之制曰可  
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  
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  
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

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叅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陞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皆  
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為安慶總  
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為集賢大  
學士榮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  
歸易水九月帝持署為中政院使復賜酒召之乃輿疾  
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日無下拜  
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  
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

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  
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  
而至不祿奈何汝曹當清白守恆業無急仕進正冠幘  
端坐而逝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  
諡文忠自強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  
藏於家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  
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  
于世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敬儼傳延祐四年 按原刻無延祐二字接敘於皇慶  
二年之後考皇慶祇二年無四年此在至治之前為  
延祐無疑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五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曹伯啟

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伯啟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



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啟獄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侯交薦擢拜西臺御史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啟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啟覈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庫庫楚以苛刻聞伯啟糾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特們德爾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啟從

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也宛平尹盜官錢特們德爾欲併誅守者伯啟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啟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啟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史楊鵬單騎往喻新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邊民以安大同宣慰使帕哈哩鼎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為欺罔累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為之游言最後伯啟往其人已死諭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

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為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為鈔五百  
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為真  
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農丞奉  
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  
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  
報著為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  
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

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英宗立召拜山北廉  
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努等以歲饑請  
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啟曰主上聰明睿斷  
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  
帝為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  
定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  
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名  
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啟除浙西廉訪使

不果行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礪人賢之表所居  
為曹公里伯啟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  
尤多為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紱雲南僉  
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啟具其事  
書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啟白其枉  
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厯中起伯啟為淮東廉  
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啟喟然曰  
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

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卒于毗陵伯啟往拊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尊諡議稱頌功德體製溫雅請諡圜丘升祔太室禮文  
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  
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  
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  
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  
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  
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

廢耕織百物踴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  
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  
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  
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今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  
盈之日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  
將焉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



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

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奇

寶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而一心致敬亦不為怒

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而先勞

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願中路

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

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

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烏

遜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  
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  
怒遣近臣齎其章勅右丞相諤勒哲平章政事博果密  
等鞫問博果密以國語譯而讀之諤勒哲曰其意正與  
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  
帝在時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彧與烏遜質於諤勒哲  
博果密抗言曰他御史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可賞也  
諤勒哲等以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

罷烏遜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為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復任吏部

郎中以壻喀喇博果密柄用當道即自免去明年授大  
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為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  
德二年博果密為中執法復棄官歸三年授集賢直學  
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  
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  
水為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  
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  
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

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  
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  
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  
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  
初置中書省以和爾布哈塔齊爾錫津安圖巴延等為  
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  
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  
僧格實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延巴

特瑪琳沁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  
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  
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事  
可從而理也九年叅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  
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左丞俄復拜  
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臥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  
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諡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為  
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  
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  
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  
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  
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  
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

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

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  
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  
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  
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  
護之乃以屬倚陸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  
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  
還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子二人鵬  
異樣局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  
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  
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  
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  
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冤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

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錫里濟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為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

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  
都事時阿哈瑪特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布崔斌有隙  
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  
按獄弗具阿哈瑪特復遣北京行省叅知政事張澍等  
四人雜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  
為左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哈瑪特併中書左右司為  
一遂為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哈瑪特敗和爾果斯為  
右丞相復為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

與叅政咱希魯鼎等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哈瑪特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車駕還內俱械繫于闕東隙地踰數日姦黨多伏誅復械繫正于拱衛司和爾果斯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為經歷陞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僧格既立尚書省擢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舉覈河間監運官虧課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僧格敗諤勒哲為丞相復擢為

戶部尚書陞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  
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  
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為兩淮運使正知  
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構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  
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叅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  
無私乎正辨折明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  
中書省奏為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  
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

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孟古圖魯默色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拆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

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七年秋還清  
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江浙武宗即  
位召為中書左丞陞右丞至大二年復立尚書省懇辭  
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一  
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正四曰貴名爵五曰  
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  
改元集議行之故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陳贊之力居  
多累乞致仕不許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

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變理非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和爾多卜丹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搖首竟如和爾多卜丹言右丞相特們德爾傳旨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和爾多卜丹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  
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夫司  
徒柱國趙國公諡忠宣子秉德官祕書監丞歷兵工二  
部侍郎出為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為中書架閣管勾  
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為義軍千  
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

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間等路  
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丁  
多寡為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為煮鹽而顧錢甚薄  
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當與舊竈戶均役既令代役豈  
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  
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  
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  
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喇哈斯達爾罕可為御史

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  
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  
使雜問既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  
事者臺綱以之益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  
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為中  
書省右司都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饑  
乞糴鄰郡憲司懼其販鬻為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  
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

授宗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  
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許等  
屢相讐殺為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其  
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其黨湖  
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其非便遷  
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  
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



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十萬

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便之至大

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懼久

雨米壞請覆糠粃其上因糴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

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秸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

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

事尋拜戶部尚書仁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

酒以示眷注四年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

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守鄭阿爾斯蘭籍其家中外冤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冤者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

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讓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皇慶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

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陞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



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  
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  
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為令皇慶元年遷內  
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  
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  
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時參  
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  
繼命若愚參議中書省事特們德爾為右丞相以憎愛

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  
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  
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丞相特們德爾復入相以舊憾誣  
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  
三年詔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  
湖廣省叅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  
留為侍御史時左丞相都爾蘇擅威福以事誣侍御琳  
沁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冤若愚以計奏左丞相都爾

蘇為御史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河  
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進資  
政大夫天歷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未幾以疾卒  
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南陽郡公諡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祕書少監贈禮部  
尚書師魯為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初

為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為御史臺掾  
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  
臨事明敏果斷執政竒之及典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  
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能名泰定中拜  
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  
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  
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  
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

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忠直是時宰相都爾蘇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都爾蘇雖剛很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廕其官而執政者為之地師魯駁其非是遂止

遷樞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叅議  
樞密院事天厯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特旨趣為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為樞  
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閱于郊寬簡有  
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樞密院  
復奏為其院判官久之出為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  
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廚傳贈遺之費竈戶  
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已俸率僚吏新

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  
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鬱鬱不樂疾篤棄官歸京  
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  
書天水郡侯諡文清

劉德溫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  
以年勞授從仕郎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又調承務  
郎掌儀署令未幾陞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

南民逋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陞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祀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



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厯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  
温為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  
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為害有司  
歲發民築堤德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  
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  
敢治德温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  
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爾台請于  
朝諡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為廟以祀之而祀禮猶

具也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醴致祭從之著為式賜  
廟額曰聖清士論躋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諡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為庫官郡王岱  
遜拔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岱  
遜令佩金符授霍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鼎仕至潞州  
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

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為皇太子以其謹恪常賜酒帛  
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粟苗不種  
而萌偶出一莖雙穗衆以為嘉禾陞家令四年選為河  
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京師入見  
帝方食賜以餽餘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西行臺治書  
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遼東道肅  
政廉訪使上疏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  
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

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  
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父  
當金季兵起窺山麓為洞奉其親以居傍窺大洞匿其  
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  
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  
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為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

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齊

爾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制更張起宗持文

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轉中書史累遷太子

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

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

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為神明文宗初立

命威順王征八番當是時蜀省囊嘉特拒命未平起宗

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

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為失計其後  
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  
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  
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  
臺官入見踞辯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  
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  
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濟遜服令得與大宴  
又劾閩憲布扎爾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流

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遷  
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爾  
出為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問其費所從出  
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  
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  
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  
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諡昭肅子四人鈞銓鐸鏞  
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都省掾鐸蚤卒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  
卷一百七十六

三五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王倚傳子二人鵬異樣局總管府總管 按原刻無局

字今據百官志增

劉正傳至大二年復立尚書省 按上文言武宗即位

此云二年蓋至大改元之次年原刻未著年號又考  
尚書省自至元二十八年罷後至是乃復原刻無復

字似尚書省為武宗所置矣均欠明晰今增

韓若愚傳若愚以計奏左丞相道拉實為御史大夫其

事遂解 按御史大夫原刻作右大夫元官制無右  
大夫之名考本紀秦定即位之十二月即以都爾蘇  
為左丞相二年十月改御史大夫至十一月仍為左  
相核之續通鑑亦同傳所云右大夫當即御史大  
夫之訛今據改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

七十七  
至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六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四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哈瑪特死世祖追咎其

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  
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  
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  
舍人選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為大都路治  
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元貞元  
年召為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戶部主事大德初  
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以惑衆不用初立海  
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陞

等以優之因著為令五年轉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  
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  
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  
參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  
浙鹽運使歲課充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  
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  
為戶部尚書延祐元年進參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  
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



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  
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  
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  
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  
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  
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  
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嶺  
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為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

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帝勞以端硯上尊會  
左丞相哈扎爾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  
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  
為而辭曰臣自揆才薄恐悞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  
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哈扎爾再拜謝曰臣願得  
張思明即日拜思明中書參知政事比呂至車駕幸工  
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扎爾  
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帝崩英宗宅憂古丞相特們德

爾用事日誅大臣不附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陶默色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索勒勒哈陶默色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

得從輕典及拜珠為左丞相與特們德爾各樹朋黨賊  
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  
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歷  
元年起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飢中書撥江  
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  
當回咨中書思明日陝西饑民猶鮒在涸轍往復踰月  
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  
吾當坐朝廷躉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覲慈仁殿

敦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衰老辭帝未  
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思明平  
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  
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忠翊治守義功臣依前中  
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諡貞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  
間重好深沈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家庭

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後衛經  
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  
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都事  
陞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安巴進西番鎧甲帝問其  
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  
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  
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  
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

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

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  
為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初未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路  
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為尤  
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拜樞密  
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嚴選舉節  
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皆



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青海以實邊海都之  
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不能存至鬻子以  
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即聞元珪  
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濟遜衣四  
襲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十六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  
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  
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  
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

其論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  
左丞歲餘召還俾宣撫遼陽諸郡復為樞密副使召見  
嘉禧殿帝曰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  
鈔五千緡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  
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  
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  
生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  
田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

特穆爾布哈工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二年起商議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簡三年復加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至  
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  
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興文署令  
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宗廟昇  
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  
遂寢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

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即除昇為  
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柬書於其家者踰  
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  
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  
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晚姦執遣使窮問卒無跡可  
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執然昇備位郡  
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  
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

朔日蝕其占為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為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躉之部使者舉治行為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孺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為姦害富家昇為証于簿籍曰行省蠲之前守有為江荆行省參知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

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

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既謹於繩吏又

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判官尋復

中書參議至治二年又出為河東道廉訪使未行拜治

書侍御史明年出為淮西道廉訪使泰定二年拜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

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

以賑饑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  
召拜侍御史天歷初出為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  
司請完城以為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  
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醞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為太  
禧院副使兼奉贊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  
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  
起為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  
帝即位首詔在廷者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



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  
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  
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  
不可強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  
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諡  
文憲

臧夢解

陸望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

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  
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浙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  
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海寧知州  
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  
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  
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  
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  
柳榆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

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  
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屬江陰  
饑江淝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為文具皆躬至其地  
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  
史苟宗道聞而避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  
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  
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  
州藤州兩路達嚕噶齊與凡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

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藤州唐氏婦  
被誣殺夫罪凡兩冤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  
使有臨江路總管李侗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  
省憲夢解按其贓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  
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既老且病  
乃納祿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  
至元元年卒夢解博學洽聞為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  
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為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

秋微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垕者與夢解齊名監察御  
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垕字仁重江陰人也自  
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巴延以師南下垕是時年未  
冠而志强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  
境鄉人義之巴延奏授為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  
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  
使所至以黜贖吏洗冤獄為己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

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諡莊簡

###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穆昆監軍  
太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  
為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遊京師登翰  
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  
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於是  
仁宗奉母后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

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

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  
多顥時同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  
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見顥喜  
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顥以父年老力請歸養  
清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為知州以就養顥固辭乃以  
孝伯為州判官帝欲用顥為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

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畧一旦寘之政塗徒速  
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  
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  
起為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  
員蠲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  
牘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  
不忍順帝元統初顥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  
膝前而握其手曰御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



極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十四年贈摠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文忠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無有怨尤歐陽元為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寘選列

為之色喜元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  
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次子敬伯至正中仕為中書參  
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考證

張昇傳大臣承中旨 按原刻訛中書今據永樂大典

改

